

三國演義

顧廷龍題



〔明〕羅貫中著 潘淵校點

三國演義

顧廷龍題



四

浙江文藝出版社

第三十七回 司馬徽再薦名士 劉玄德三顧草廬

卻說徐庶趨程赴許昌。曹操知徐庶已到，遂命荀彧、程昱等一班謀士往迎之。庶入相府拜見曹操，操曰：「公乃高明之士，何故屈身而事劉備乎？」庶曰：「某幼逃難，流落江湖，偶至新野，遂與玄德交厚。老母在此，幸蒙慈愛，不勝愧感。」操曰：「公今至此，正可晨昏侍奉令堂，吾亦得聽清誨矣。」庶拜謝而出，急往見其母，泣拜於堂下。母大驚曰：「汝何故至此？」庶曰：「近於新野事劉豫州，因得母書，故星夜至此。」徐母勃然大怒，拍案罵曰：「辱子！飄蕩江湖數年，吾以爲汝學業有進，何其反不如初也！汝既讀書，須知忠孝不能兩全。豈不識曹操欺君罔上之賊！劉玄德仁義布於四海，況又漢室之胄，汝既事之，得其主矣，今憑一紙僞書，更不詳察，遂棄明投暗，自取惡名，真愚夫也！吾有何面目與汝相見！汝玷辱祖宗，空生於天地間耳！」罵得徐庶拜伏於地，不敢仰視。母自轉入屏風後去了。

少頃，家人出報曰：「老夫人自縊於梁間！」徐庶慌人救時，母氣已絕。後人有「徐庶母讚」曰：

賢哉徐母，流芳千古；守節無虧，於家有補；教子多方，處身自苦；氣若丘山，義出肺腑；讚美豫州，毀觸魏武；不畏鼎鑊，不懼刀斧；惟恐後嗣，玷辱先祖。伏劍同流，斷機堪伍；生得其名，死得其所。賢哉徐母，流芳千古！

徐庶見母已死，哭絕於地，良久方甦。曹操使人賫禮吊問，又親往祭奠。徐庶葬母柩於許昌之

南原，居喪守墓。凡操有所賜，庶俱不受。

時操欲商議南征，荀彧諫曰：「天寒，未可用兵。姑待春暖，方可長驅大進。」操從之，乃引漳河之水作一池，名玄武池，於內教練水軍，準備南征。

卻說玄德正安排禮物，欲往隆中謁諸葛亮，忽人報：「門外有一先生，峨冠博帶，道貌非常，特來相探。」玄德曰：「此莫非即孔明否？」遂整衣出迎。視之，乃司馬徽也。玄德大喜，請人後堂高坐，拜問曰：「備自別仙顏，日因軍務倥傯，有失拜訪。今得光降，大慰仰慕之私。」徽曰：「聞徐元直在此，特來一會。」玄德曰：「近因曹操囚其母，徐母遣人馳書，喚回許昌去矣。」徽曰：「此中曹操之計矣！吾素聞徐母最賢，雖爲操所囚，必不肯馳書召其子。此書必詐也！元直不去，其母尚存，今若去，母必死矣！」玄德驚問其故，徽曰：「徐母高義，必羞見其子也。」玄德曰：「元直臨行，薦南陽諸葛亮，其人若何？」徽笑曰：「元直欲去，自去便了，何又惹他出來嘔心血也？」玄德曰：「先生何出此言？」徽曰：「孔明與博陵崔州平、潁川石廣元、汝南孟公威與徐元直四人爲密友。此四人務於精純，惟孔明獨觀其大略。嘗抱膝長吟，而指四人曰：『公等仕進，可至刺史、郡守。』衆問孔明之志若何，孔明但笑而不答。每常自比管仲、樂毅，其才不可量也！」玄德曰：「何潁川之多賢乎？」徽曰：「昔有殷馮，善觀天文，嘗謂『群星聚於潁分，其地必多賢士』。」時雲長在側，曰：「某聞管仲、樂毅，乃春秋戰國名人，功蓋寰宇，孔明自比此二人，毋乃太過？」徽笑曰：「以吾觀之，不當比此二人，我欲另以二人比之。」雲長問：「那二人？」徽曰：「可比興周八百年之姜子牙、旺漢四百年之張子房

也。」衆皆愕然。徽下階相辭欲行，玄德留之不住。徽出門，仰天大笑曰：「卧龍雖得其主，不得其時，惜哉！」言罷，飄然而去。玄德嘆曰：「真隱居賢士也！」

次日，玄德同關、張并從人等來隆中。遙望山畔數人，荷鋤耕於田間，而作歌曰：

蒼天如圓蓋，陸地似棋局。世人黑白分，往來爭榮辱。

榮者自安安，辱者定碌碌。南陽有隱居，高眠卧不足。

玄德聞歌，勒馬喚農夫問曰：「此歌何人所作？」答曰：「乃卧龍先生所作也。」玄德曰：「卧龍先生住何處？」農夫曰：「自此山之南，一帶高岡，乃卧龍岡也。岡前疏林內草廬中，即諸葛先生高卧之地。」玄德謝之，策馬前行。不數里，遙望卧龍岡，果然清景異常！後人有古風一篇，單道卧龍居處。詩曰：

襄陽城西二十里，一帶高岡枕流水：高岡屈曲壓雲根，流水潺湲飛石髓。

勢若困龍石上蟠，形如單鳳松陰裏。柴門半掩閉茅廬，中有高人卧不起。

修竹交加列翠屏，四時籬落野花馨。牀頭堆積皆黃卷，座上往來無白丁。

叩戶蒼猿時獻菓，守門老鶴夜聽經。囊裏名琴藏古錦，壁間寶劍映松文。

廬中先生獨幽雅，閑來親自勤耕稼。專待春雷驚夢回，一聲長嘯安天下。

玄德來到莊前下馬，親叩柴門。一童出問，玄德曰：「漢左將軍、宜城亭侯、領豫州牧、皇叔劉備，特來拜見先生。」童子曰：「我記不得許多名字。」玄德曰：「你只說劉備來訪。」童子曰：「先生今早已出。」玄德曰：「何處去了？」童子曰：「踪迹不定，不知何處去了。」玄德曰：

「幾時歸？」童子曰：「歸期亦不定：或三五日，或十數日。」玄德惆悵不已。張飛曰：「既不見，自歸去罷了。」玄德曰：「且待片時。」雲長曰：「不如且歸，再使人來探聽。」玄德從其言，囑付童子：「如先生回，可言劉備拜訪。」遂上馬。行數里，勒馬回觀隆中景物，果然山不高而秀雅，水不深而澄清，地不廣而平坦，林不大而茂盛，猿鶴相親，松篁交翠：觀之不已。

忽見一人，容貌軒昂，丰姿俊爽，頭戴逍遙巾，身穿皂布袍，杖藜從山僻小路而來。玄德曰：「此必卧龍先生也！」急下馬向前施禮，問曰：「先生非卧龍否？」其人曰：「將軍是誰？」玄德曰：「劉備也。」其人曰：「吾非孔明，乃孔明之友、博陵崔州平也。」玄德曰：「久聞大名，幸得相遇。乞即席地權坐，請教一言。」二人對坐於林間石上，關、張侍立於側。州平曰：「將軍何故欲見孔明？」玄德曰：「方今天下大亂，四方雲擾，欲見孔明，求安邦定國之策耳。」州平笑曰：「公以定亂爲主，雖是仁心，但自古以來，治亂無常。自高祖斬蛇起義，誅無道秦，是由亂而入治也；至哀、平之世二百年，太平日久，王莽篡逆，又由治而入亂；光武中興，重整基業，復由亂而入治。至今二百年，民安已久，故干戈又復四起：此正由治入亂之時，未可猝定也。將軍欲使孔明斡旋天地，補綴乾坤，恐不易爲，徒費心力耳。豈不聞「順天者逸，逆天者勞」、「數之所在，理不得而奪之；命之所定，人不得而強之」乎？」玄德曰：「先生所言，誠爲高見。但備身爲漢胄，合當匡扶漢室，何敢委之數與命？」州平曰：「山野之夫，不足與論天下事。適承明問，故妄言之。」玄德曰：「蒙先生見教，但不知孔明往何處去了？」州平曰：「我亦欲訪之，正不知其何往。」玄德曰：「請先生同至敝縣，若何？」州平曰：「愚性

頗樂閑散，無意功名久矣！容他日再見。」言訖，長揖而去。玄德與關、張上馬而行。張飛曰：「孔明又訪不着，卻遇此腐儒，閑談許久！」玄德曰：「此亦隱者之言也。」三人回至新野。

過了數日，玄德使人探聽孔明。回報曰：「卧龍先生已回矣。」玄德便教備馬。張飛曰：「量一村夫，何必哥哥自去！可使人喚來便了。」玄德叱曰：「汝豈不聞孟子云：『欲見賢而不以其道，猶欲其人而閉之門也。』」孔明當世大賢，豈可召乎！」遂上馬再往訪孔明，關、張亦乘馬相隨。時值隆冬，天氣嚴寒，彤雲密布。行不數里，忽然朔風凜凜，瑞雪霏霏，山如玉簇，林似銀粧。張飛曰：「天寒地凍，尚不用兵，豈宜遠見無益之人乎！不如回新野以避風雪。」玄德曰：「吾正欲使孔明知我懇懇之意。如弟輩怕冷，可先回去。」飛曰：「死且不怕，豈怕冷乎！但恐哥哥空勞神思。」玄德曰：「勿多言，只相隨同去。」

將近茅廬，忽聞路傍酒店中有人作歌。玄德立馬聽之，其歌曰：

壯士功名尚未成，嗚呼久不遇陽春。君不見，東海老叟辭荆榛，後車遂與文王親；八百諸侯不期會，白魚人舟涉孟津；牧野一戰血流杵，鷹揚偉烈冠武臣。又不見，高陽酒徒起草中，長揖芒碭隆準公；高談王霸驚人耳，輟洗延坐欽英風；東下齊城七十二，天下無人能繼踪。兩人非際聖天子，至今誰復識英雄！

歌罷，又有一人擊桌而歌。其歌曰：

吾皇提劍清寰海，創業垂基四百載。桓靈季業火德衰，奸臣賊子調鼎鼎。青蛇飛下御座傍，又見妖虹降玉堂。群盜四方如蟻聚，奸雄百輩皆鷹揚。

吾儕長嘯空拍手，悶來村店飲村酒。獨善其身盡日安，何須千古名不朽！

二人歌罷，撫掌大笑。

玄德曰：「卧龍其在此間乎？」遂下馬入店。見二人憑桌對飲：上首者白面長鬚，下首者清奇古貌。玄德揖而問曰：「二公誰是卧龍先生？」長鬚者曰：「公何人？欲尋卧龍何幹？」玄德曰：「某乃劉備也。欲訪先生，求濟世安民之術。」長鬚者曰：「我等非卧龍，皆卧龍之友也：吾乃潁川石廣元，此位是汝南孟公威。」玄德喜曰：「備久聞二公大名，幸得邂逅！今有隨行馬匹在此，敢請二公同往卧龍莊上一談。」廣元曰：「吾等皆山野慵懶之徒，不省治國安民之事，不勞下問。明公請自上馬，尋訪卧龍。」

玄德乃辭二人，上馬投卧龍岡來。到莊前下馬，扣門問童子曰：「先生今日在莊否？」童子曰：「現在堂上讀書。」玄德大喜，遂跟童子而入。至中門，只見門上大書一聯云：

淡泊以明志

寧靜而致遠

玄德正看間，忽聞吟詠之聲，乃立於門側窺之：見草堂之上，一少年擁爐抱膝歌曰：

鳳翱翔於千仞兮，非梧不棲；士伏處於一方兮，非主不依。樂躬耕於隴畝兮，吾愛吾廬；聊寄傲於琴書兮，以待天時。

玄德待其歌罷，上草堂施禮曰：「備久慕先生，無緣拜會。昨因徐元直稱薦，敬至仙莊，不遇空回。今特冒風雪而來。得瞻道貌，實爲萬幸！」那少年慌忙答禮曰：「將軍莫非劉豫州，欲見家兄否？」玄德驚訝曰：「先生又非卧龍耶？」少年曰：「某乃卧龍之弟諸葛均也。」

愚兄弟三人：長兄諸葛瑾，現在江東孫仲謀處爲幕賓；孔明乃二家兄。」玄德曰：「卧龍今在家否？」均曰：「昨爲崔州平相約，出外閑遊去矣。」玄德曰：「何處閑遊？」均曰：「或駕小舟游於江河之中，或訪僧道於山嶺之上，或尋朋友於村落之間，或樂琴棋於洞府之內：往來莫測，不知去所。」玄德曰：「劉備直如此緣分淺薄，兩番不遇大賢！」均曰：「少坐獻茶。」張飛曰：「那先生既不在，請哥哥上馬。」玄德曰：「我既到此間，如何無一語而回？」因問諸葛均曰：「聞令兄卧龍先生熟諳韜略，日看兵書，可得聞乎？」均曰：「不知。」張飛曰：「問他則甚！風雪甚緊，不如早歸。」玄德叱止之。均曰：「家兄不在，不敢久留車騎。容日卻來回禮。」玄德曰：「豈敢望先生枉駕？數日之內，備當再至。願借紙筆，作一書留達令兄，以表劉備慇懃之意。」均遂進文房四寶。玄德呵開凍墨，拂展雲箋，寫書曰：

備久慕高明，兩次晉謁，不遇空回，惆悵何似！竊念備漢朝苗裔，濫叨名爵，伏睹朝廷陵替，綱紀崩摧，群雄亂國，惡黨欺君，備心膽俱裂。雖有匡濟之誠，實乏經綸之策。仰望先生仁慈忠義，慨然展呂望之大才，施子房之鴻略，天下幸甚！社稷幸甚！先此布達，再容齋戒薰沐，特拜尊顏，面傾鄙悃。統希鑒原。

玄德寫罷，遞與諸葛均收了，拜辭出門。均送出，玄德再三慇懃致意而別。

方上馬欲行，忽見童子招手籬外，叫曰：「老先生來也！」玄德視之，見小橋之西，一人暖帽遮頭，狐裘蔽體，騎着一驢，後隨一青衣小童，攜一葫蘆酒，踏雪而來，轉過小橋，口吟詩一首。詩曰：

一夜北風寒，萬里彤雲厚。長空雪亂飄，改盡江山舊。

仰面觀太虛，疑是玉龍鬪。紛紛鱗甲飛，頃刻遍宇宙。

騎驢過小橋，獨嘆梅花瘦！

玄德聞歌，曰：「此真卧龍矣！」滾鞍下馬，向前施禮曰：「先生冒寒不易，劉備等候久矣。」那人慌忙下驢答禮。諸葛均在後曰：「此非卧龍家兄，乃家兄岳父黃承彥也。」玄德曰：「適聞所吟之句，極其高妙。」承彥曰：「老夫在小婿家觀『梁父吟』，記得這一篇，適過小橋，偶見籬落間梅花，故感而誦之。不期爲尊客所聞。」玄德曰：「曾見賢婿否？」承彥曰：「便是老夫也來看他。」玄德聞言，辭別承彥，上馬而歸。正值風雪又大，回望卧龍岡，悵快不已。後人有詩，單道玄德風雪訪孔明。詩曰：

一天風雪訪賢良，不遇空回意感傷。凍合溪橋山石滑，寒侵鞍馬路途長。

當頭片片梨花落，撲面紛紛柳絮狂。回首停鞭遙望處，爛銀堆滿卧龍岡。

玄德回新野之後，光陰荏苒，又早新春。乃令卜者揲蓍，選擇吉期，齋戒三日，薰沐更衣，再往卧龍岡謁孔明。關、張聞之不悅，遂一齊入諫玄德。正是：高賢未服英雄志，屈節偏生傑士疑。未知其言若何，下文便曉。

第三十八回 定三分隆中決策 戰長江孫氏報讎

卻說玄德訪孔明兩次不遇，欲再往訪之。關公曰：「兄長兩次親往拜謁，其禮太過矣！想諸葛亮有虛名而無實學，故避而不敢見。兄何惑於斯人之甚也！」玄德曰：「不然。昔齊桓公欲見東郭野人，五反而方得一面。況吾欲見大賢耶？」張飛曰：「哥哥差矣。量此村夫，何足爲大賢！今番不須哥哥去，他如不來，我只用一條麻繩縛將來！」玄德叱曰：「汝豈不聞周文王謁姜子牙之事乎！文王且如此敬賢，汝何太無禮！今番汝休去，我自與雲長去。」飛曰：「既兩位哥哥都去，小弟如何落後！」玄德曰：「汝若同往，不可失禮。」飛應諾。

於是三人乘馬，引從者往隆中。離草廬半里之外，玄德便下馬步行，正遇諸葛均。玄德忙施禮，問曰：「令兄在莊否？」均曰：「昨暮方歸，將軍今日可與相見。」言罷，飄然自去。玄德曰：「今番僥倖得見先生矣。」張飛曰：「此人無禮！便引我等到莊也不妨，何故竟自去了！」玄德曰：「彼各有事，豈可相強！」三人來到莊前叩門。童子開門出問，玄德曰：「有勞仙童轉報：劉備專來拜見先生。」童子曰：「今日先生雖在家，但今在草堂上晝寢，未醒。」玄德曰：「既如此，且休通報。」分付關、張二人只在門首等着。玄德徐步而入，見先生仰臥於草堂几席之上。玄德拱立階下。半晌，先生未醒。關、張在外立久，不見動靜，人見玄德猶然侍立。張飛大怒，謂雲長曰：「這先生如何傲慢！見我哥哥侍立階下，他竟高臥，推睡不起！等我去屋後放一把火，看他起不起！」雲長再三勸住。玄德仍命二人出門外等候。望堂上時，見

先生已翻身將起，忽又朝裏壁睡着。童子欲報，玄德曰：「且勿驚動。」

又立了一個時辰，孔明纔醒，口吟詩曰：

大夢誰先覺？平生我自知。草堂春睡足，窗外日遲遲。

孔明吟罷，翻身問童子曰：「有俗客來否？」童子曰：「劉皇叔在此，立候多時。」孔明乃起身曰：「何不早報？尚容更衣。」遂轉入後堂。又半晌，方整衣冠出迎。玄德見孔明身長八尺，面如冠玉，頭戴綸巾，身披鶴氅，飄飄然有神仙之概。玄德下拜曰：「漢室末胄，涿郡愚夫，久聞先生大名，如雷貫耳。昨兩次晉謁，不得一見，已書賤名於文几，未審得人覽否？」孔明曰：「南陽野人，疏懶性成，屢蒙將軍枉臨，不勝愧赧。」二人叙禮畢，分賓主而坐。童子獻茶。

茶罷，孔明曰：「昨觀書意，足見將軍憂民憂國之心。但恨亮年幼才疏，有誤下問。」玄德曰：「司馬德操之言，徐元直之語，豈虛談哉！望先生不棄鄙賤，曲賜教誨。」孔明曰：「德操、元直，世之高士。亮乃一耕夫耳，安敢談天下事？二公謬舉矣。將軍奈何舍美玉而求頑石乎？」玄德曰：「大丈夫抱經世奇才，豈可空老於林泉之下！願先生以天下蒼生爲念，開備愚魯而賜教。」孔明笑曰：「願聞將軍之志。」玄德屏人促席而告曰：「漢室傾頽，奸臣竊命。備不量力，欲伸大義於天下，而智術淺短，迄無所就。惟先生開其愚而拯其厄，實爲萬幸！」

孔明曰：「自董卓造逆以來，天下豪傑並起。曹操勢不及袁紹，而竟能克紹者，非惟天時，抑亦人謀也。今操已擁百萬之衆，挾天子以令諸侯；此誠不可與爭鋒。孫權據有江東，已歷三世，國險而民附；此可用爲援，而不可圖之也。荊州北據漢、沔，利盡南海，東連吳會，西

通巴、蜀：此用武之地，非其主不能守，是殆天所以資將軍，將軍豈有意乎？益州險塞，沃野千里，天府之國，高祖因之以成帝業；今劉璋闇弱，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，智能之士思得明君。將軍既帝室之胄，信義著於四海，總攬英雄，思賢如渴，若跨有荆、益，保其巖阻，西和諸戎，南撫彝、越，外結孫權，內修政理，待天下有變，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兵以向宛、洛，將軍身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川：百姓有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？誠如是，則大業可成，漢室可興矣。此亮所以爲將軍謀者也，惟將軍圖之。」言罷，命童子取出畫一軸，挂於中堂，指謂玄德曰：「此西川五十四州之圖也。將軍欲成霸業，北讓曹操占天時，南讓孫權占地利，將軍可占人和。先取荊州爲家，後即取西川建基業，以成鼎足之勢，然後可圖中原也。」

玄德聞言，避席拱手謝曰：「先生之言，頓開茅塞，使備如撥雲霧而睹青天。但荊州劉表、益州劉璋，皆漢室宗親，備安忍奪之？」孔明曰：「亮夜觀天象，劉表不久人世，劉璋非立業之主，久後必歸將軍。」玄德聞言，頓首拜謝。只這一席話，乃孔明未出茅廬，已知三分天下，真萬古之人不及也！後人有詩讚曰：

豫州當日嘆孤窮，何幸南陽有卧龍！欲識他年分鼎處，先生笑指畫圖中。

玄德拜請孔明曰：「備雖名微德薄，願先生不棄鄙賤，出山相助。備當拱聽明誨。」孔明曰：「亮久樂耕鋤，懶於應世，不能奉命。」玄德泣曰：「先生不出，如蒼生何！」言畢，淚沾袍袖，衣襟盡濕。孔明見其意甚誠，乃曰：「將軍既不相棄，願效犬馬之勞。」玄德大喜，遂命關、張人，拜獻金帛禮物。孔明固辭不受。玄德曰：「此非聘大賢之禮，但表劉備寸心耳。」孔明方

受。於是玄德等在莊中共宿一宵。

次日，諸葛均回，孔明囑付曰：「吾受劉皇叔三顧之恩，不容不出。汝可躬耕於此，勿得荒蕪田畝。待我功成之日，即當歸隱。」後人有詩嘆曰：

身未升騰思退步，功成應憶去時言。只因先主丁寧後，星落秋風五丈原。

又有古風一篇，曰：

高皇手提三尺雪，芒碭白蛇夜流血。平秦滅楚入咸陽，二百年前幾斷絕。

大哉光武興洛陽，傳至桓靈又崩裂。獻帝遷都幸許昌，紛紛四海生豪傑。

曹操專權得天時，江東孫氏開鴻業。孤窮玄德走天下，獨居新野愁民厄。

南陽卧龍有大志，腹內雄兵分正奇。只因徐庶臨行語，茅廬三顧心相知。

先生爾時年三九，收拾琴書離隴畝。先取荊州後取川，大展經綸補天手。

縱橫舌上鼓風雷，談笑胸中換星斗。龍驤虎視安乾坤，萬古千秋名不朽！

玄德等三人別了諸葛均，與孔明同歸新野。

玄德待孔明如師，食則同桌，寢則同榻，終日共論天下大事。孔明曰：「曹操於冀州作玄武池以練水軍，必有侵江南之意。可密令人過江探聽虛實。」玄德從之，使人往江東探聽。

卻說孫權自孫策死後，據住江東，承父兄基業，廣納賢士，開賓館於吳會，命顧雍、張紘延接四方賓客。連年以來，你我相薦。時有會稽闕澤，字德潤；彭城嚴畯，字曼才；沛縣薛綜，字敬文；汝陽程秉，字德樞；吳郡朱桓，字休穆；陸績，字公紀；吳人張溫，字惠恕；烏傷賂統，

字公緒，烏程吾粲，字孔休：此數人皆至江東，孫權敬禮甚厚。又得良將數人：乃汝南呂蒙，字子明，吳郡陸遜，字伯言，瑯琊徐盛，字文嚮，東郡潘璋，字文珪，廬江丁奉，字承淵。文武諸人，共相輔佐，由此江東稱得人之盛。

建安七年，曹操破袁紹，遣使往江東，命孫權遣子入朝隨駕。權猶豫未決，吳太夫人命周瑜、張昭等面議。張昭曰：「操欲令我遣子入朝，是牽制諸侯之法也。然若不令去，恐其興兵下江東，勢必危矣。」周瑜曰：「將軍承父兄遺業，兼六郡之衆，兵精糧足，將士用命，有何逼迫而欲送質於人？質一人，不得不與曹氏連和，彼有命召，不得不往：如此則見制於人也。不如勿遣，徐觀其變，別以良策禦之。」吳太夫人曰：「公瑾之言是也。」權遂從其言，謝使者，不遣子。自此，曹操有下江南之意，但正值北方未寧，無暇南征。

建安八年十一月，孫權引兵伐黃祖，戰於大江之中。祖軍敗績。權部將凌操輕舟當先，殺入夏口，被黃祖部將甘寧一箭射死。凌操子凌統，時年方十五歲，奮力往奪父屍而歸。權見風色不利，收軍還東吳。

卻說孫權弟孫翊爲丹陽太守。翊性剛好酒，醉後嘗鞭撻士卒。丹陽督將矯覽、郡丞戴員二人，常有殺翊之心，乃與翊從人邊洪結爲心腹，共謀殺翊。時諸將、縣令皆集丹陽，翊設宴相待。翊妻徐氏美而慧，極善卜「易」，是日卜一卦，其象大凶，勸翊勿出會客。翊不從，遂與衆大會。至晚席散，邊洪帶刀跟出門外，即抽刀砍死孫翊。矯覽、戴員乃歸罪邊洪，斬之於市。二人乘勢擄翊家貲、侍妾。矯覽見徐氏美貌，乃謂之曰：「吾爲汝夫報仇，汝當從我。不從則

死。」徐氏曰：「夫死未幾，不忍便相從。可待至晦日，設祭除服，然後成親未遲。」覽從之。徐氏乃密召孫翊心腹舊將孫高、傅嬰二人入府，泣告曰：「先夫在日，常言二公忠義。今媯、戴二賊謀殺我夫，只歸罪邊洪，將我家貲、童婢盡皆分去。媯覽又欲強占妾身，妾已詐許之，以安其心。二將軍可差人星夜報知吳侯，一面設密計以圖二賊，雪此仇辱，生死銜恩！」言畢再拜。孫高、傅嬰皆泣曰：「我等平日感府君恩遇，今日所以不即死難者，正欲爲復仇計耳。夫人所命，敢不効力！」於是密遣心腹使者往報孫權。

至晦日，徐氏先召孫、傅二人，伏於密室幃幕之中，然後設祭於堂上。祭畢，即除去孝服，沐浴薰香，濃裝艷裹，言笑自若。媯覽聞之甚喜。至夜，徐氏遣婢妾請覽入府，設席堂中飲酒。飲既醉，徐氏乃邀覽入密室。覽喜，乘醉而入。徐氏大呼曰：「孫、傅二將軍何在？」二人即從幃幕中持刀躍出。媯覽措手不及，被傅嬰一刀砍倒在地，孫高再復一刀，登時殺死。徐氏復傳請戴員赴宴。員入府來，至堂中，亦被孫、傅二將所殺。一面使人誅戮二賊家小及其餘黨。徐氏遂重穿孝服，將媯覽、戴員首級祭於孫翊靈前。

不一日，孫權自領軍馬至丹陽，見徐氏已殺媯、戴二賊，乃封孫高、傅嬰爲牙門將，令守丹陽，取徐氏歸家養老。江東人無不稱徐氏之德。後人有詩讚曰：

才節雙全世所無，奸回一旦受摧鋤。庸臣從賊忠臣死，不及東吳女丈夫。

且說東吳各處山賊，盡皆平復。大江之中，有戰船七千餘隻。孫權拜周瑜爲大都督，總統江東水陸軍馬。建安十二年冬十月，權母吳太夫人病危，召周瑜、張昭二人至，謂曰：「吾本

吳人，幼亡父母，與弟吳景徙居越中。後嫁與孫氏，生四子：長子策，生時吾夢月入懷；後生次子權，又夢日入懷。卜者云：「夢日月入懷者，其子大貴。」不幸策早喪，今將江東基業付權。望公等同心助之，吾死不朽矣！」又囑權曰：「汝事子布、公瑾，以師傅之禮，不可怠慢；吾妹與我共嫁汝父，則亦汝之母也，吾死之後，事我妹如事我；汝妹亦當恩養，擇佳婿以嫁之。」言畢遂終。孫權哀哭，具喪葬之禮，自不必說。

至來年春，孫權商議欲伐黃祖。張昭曰：「居喪未及期年，不可動兵。」周瑜曰：「報仇雪恨，何待期年？」權猶豫未決。適平北都尉呂蒙入見，告權曰：「某把龍湫水口，忽有黃祖部將甘寧來降。某細詢之，寧字興霸，巴郡臨江人也，頗通書史，有氣力，好遊俠，嘗招合亡命，縱橫於江湖之中，腰懸銅鈴，人聽鈴聲，盡皆避之。又嘗以西川錦作帆幔，時人皆稱爲「錦帆賊」。後悔前非，改行從善，引衆投劉表。見表不能成事，即欲來投東吳，卻被黃祖留在夏口。前東吳破祖時，祖得甘寧之力，救回夏口，乃待寧甚薄。都督蘇飛屢薦寧於祖，祖曰：「寧乃劫江之賊，豈可重用！」寧因此懷恨。蘇飛知其意，乃置酒饌邀寧到家，謂之曰：「吾薦公數次，奈主公不能用。日月逾邁，人生幾何？宜自遠圖。吾當保公爲鄂縣長，自作去就之計。」寧因此得過夏口，欲投江東，恐江東恨其救黃祖、殺凌操之事。某具言主公求賢若渴，不記舊恨，況各爲其主，又何恨焉？寧欣然引衆渡江，來見主公。乞鈞旨定奪。」

孫權大喜曰：「吾得興霸，破黃祖必矣！」遂命呂蒙引甘寧入見。參拜已畢，權曰：「興霸來此，大獲我心，豈有記恨之理！請無懷疑。願教我以破黃祖之策。」寧曰：「今漢祚日危，